

鄱陽馬端臨黃與著

樂考一

歷代樂制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言德之無不施也又云池言其包容浸潤周禮曰大成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

聞之而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北門成人姓名也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大情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律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

一盛一衰文武備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充其聲

自然呂律以滿天地之間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

其所其卒無尾其始無首無極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

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躍然悚聽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所謂用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

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生故常在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至樂之道無不用也阮苦更反爾雅云虛也

塗卻守神塞其兌也卻去逆反以物為量制

不割量其聲揮綽所謂其名高明則高明也

是故鬼神守其幽離力智反

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吾止之物有窮

常在極上注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故關然恣倘若立於四

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倚

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倚於

且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

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意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

無怠此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故若混逐叢生而混然無係隨叢生而公反林樂而無形故無所形樂音洛亦如字

布揮而不洩自布耳揮音獨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所謂動於無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窈冥窈冥了反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唱也稽古今反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有

惜有命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為天樂忘樂而樂足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比之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通樂

也者始於懼懼故崇謂然疎聽故其崇耳未大和也崇豈遂反吾次之以怠怠故遁述甫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

也以無知而愚愚乃至也

少皞作大淵見紀世紀

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

帝嚳作六英英謂華茂也

唐堯作大章章明也言堯德章明也

虞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舞之直

而溫寬而栗正直而溫而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五聲律六律

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理也八音能神人以和神人以和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舜廟堂

其化神歌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聖擊以下註見樂器門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笙鏞

以間鳥獸踆踆踆踆舞貌鳥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儀有容儀備樂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石擊聲之清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庶尹允諧尹正也眾正官之長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美者音容之盛
善者美之實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樂之二字不知肉味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見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耳

夏禹作大夏
有德設所以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氏為承夏之樂有鐘鼓磬鐃執鐘所以記

商湯作大濩
天下得其所言盡義教於人也那猗與那與
我執鼓磬鐃執鐘所以記

之美極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樂故歌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初祖有始植我殷家之樂與鼓也雖雖不植實而搖之亦植之類

功烈之祖也假大也
湯湯孫太甲又美升堂之樂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器其聲和太簡簡也鼓鼓淵淵嘒嘒

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之清者也象瓦物之成謂之磬神明來格也鼓鼓淵淵嘒嘒

故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
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數數然有言也

又序其於舞紂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喪之

周武王作大武
武以武功定天下也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美善解見上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反之也又以征誅得天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
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也
武備周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誰也疏曰孔子之間凡五賓牟賈所答亦五

故武王受命而不得衆心也
武王受命而不得衆心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咏歎淫液歌遲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

時事也
時至武事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

也
言武歌在正其聲不食商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言武歌在正其聲不食商

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也
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子曰唯丘也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也
言欲得之而有此咏歎淫液之歌

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
言欲得之而有此咏歎淫液之歌

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其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欲義此答是也初鄭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舞初則然故云已蚤及時事也言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有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言致有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無法無坐也此答亦非知非者以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武法有坐也非武音也者謂非是武樂之音言武王應天順人不得已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天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天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

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晷曰賀氏云備而久已子曰屠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

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股有餘

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克也凡六奏以克武樂也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

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此位鄭註以克武樂者克謂克膺言

樂克備者也天子夾振之而騶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振者振鐸以為節也騶當為四聲之

之事不愆於四伐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無者各有部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樂之也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

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

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

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纘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

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成王時周公作勺

勺言勺先祖之道

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

公卿大夫之子弟中和祇庸

孝友

中猶忠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作導言古以訓今也以樂舞

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萬物其爰反以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人得以有族類也卷音其爰反

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大合樂者謂獨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蟲之屬虞書云夔曰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正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賄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歌率舞乃分樂而序之以樂以饗以祀

分謂各用一代之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之均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乙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乃奏太

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太族陽聲第二者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瀆此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蕤賓陽聲第四者函鍾為之乃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蕤賓陽聲第四者函鍾為之乃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八

樂考

三

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祗原隔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凡樂圖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靈鼓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圖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

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

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農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

自出祭法曰周人禘於郊禘謂此祭天圓丘以實配之圓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所

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

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陽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

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與無射同位又

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下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與無射同位又

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

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

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大面有年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

面路鼓路鼗二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山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

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禮之九歌也康成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大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

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未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晉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凡樂事大

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其聲具陳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

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

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變

令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泄厭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

次孔子周流四方參夏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噉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發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縱放也純和也噉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子曰師

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噉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擊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也太師

擊適齊太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綵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宿食之宜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

三飯也干綵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鼓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二人名襄即孔子所

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

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避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此猶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

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勝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衛靈公將之晉舍濮水之

上夜半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見平公公享之靈公曰今春聞新聲請奏之

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奏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聞之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爲流俗所移如師

曠止濮上之音擊于而下至逾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以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

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嘗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

王之正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茲聲也大樂記師曠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棟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掌爲表曠之以楨楨一名柷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楨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箱中有椎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

樂考

反施自交反笙音生黃音黃拊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
亮反注同節拊也以韋為之實之以糠王云韋相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

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無以治之獲獼猴也言不齊一也濫溺也潮而不止聲淫亂

尊卑優或為優優乃刀反獼猴依字亦作獼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經

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與如字聲苦更反譜七羊反又士衡反

文侯曰敢問如何欲知音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

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為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

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當謂樂不失其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應正和曰莫

從曰長慶賞刑或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文侯

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玩又作阮音五換反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

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淫趨數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饒與安實敗名趙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鹿者不

用注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為人君者謹

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

然後聖人作為執鼓柷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六者為本以其聲實也壎柷謂祝也壎篪或為籥與篪皆江反祝也楬苦諸反敵也

然後鐘磬竽瑟

以和之子臧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

尊卑長幼之序也

樂器列數有差次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說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

也謂氣作充滿也號胡到反橫古橫反充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石聲磬磬當為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磬口挺反

一音口定反福馨口定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竹聲濫濫以立會

以聚眾君子箏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也聚或為最濫力敢反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

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謹則人動動作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已之意

孟子見梁惠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臣暴齊

者慚其好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庶幾近辭也今樂世俗曰可得聞歟曰獨樂樂與

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請為王言樂此以下皆

孟子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

人憂戚則感其類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今王與百姓同

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范氏曰戰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

於救民故因齊王之王之好樂開道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

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以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聲而疾首感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聲而疾首感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

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按春秋時雖伶官猶以鼓聲淫樂爲可恥而戰國之際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爲可好蓋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古樂絕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翫之猶可以得流風遺韻之髣髴也故以子夏孟子之說繼夫子論樂之後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 右太史公樂書所述如此如李斯進諫之言殊與

其素論相反蓋焚經滅籍者李斯之說也恣情縱欲者趙高之說也二論相須以相成而始皇之所謂貽謀二世之所謂善繼同此一道耳斯既進邪說以媚始皇而復欲持正論以抗高猶勸人以飲而復咎其醉也豈不愚哉

漢興樂家有制氏

魯人善樂事

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鏗鏘金石之聲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

歌樂在逸詩

乾豆上奏登歌

乾豆脯羞之醢

獨上歌不以箏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

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

叔孫通所奏

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

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

高祖姬也姓唐山

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

中樂楚音也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

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二十人爲員

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孝惠二年仲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篴更名曰安世樂

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蓋樂已所自作明

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此至哀帝而

采詩夜誦采詩俟古道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謬不可宜露故於夜中誦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

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

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

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爲

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

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娥姜嫄高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泰伯王季

姜太妊太似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大發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

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

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皆以鄭聲施之於朝廷
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詔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本
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書
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窈眇 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聲

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隕銅圖以隨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
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聲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人

皆黃門鼓吹 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笑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暈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爲漢

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

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

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暈等習孤學大指歸於興

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

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內疆

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定

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爲遜

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爲趨也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洵其源而求其清流豈

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

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渝渝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

巴渝之樂因起始也巴卽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

三人晉灼曰邠音方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二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

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拊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別拊皆鼓名也拊音膚主調箎員

二人師古曰箎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音池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

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桂工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桂工主繩

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絃琴瑟之絃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

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浦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

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長樂也音淺凡鼓八員一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

法治竿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獅子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詔隨常從倡十

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楚樂四會員十七人巴四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樂考七

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

李奇曰疑是設章昭曰銚國名音解師古曰章說是也銚音姚

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竿瑟

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

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桐乃成也師古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飲之亦醉故呼

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

衛之聲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湛讀沈又耽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

五年召天下通知鍾律者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舊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郊

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

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大宗社

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曰短簫簫樂軍中用之

卽凱歌也

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其後章

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嘉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

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

既而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

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孝文躬行儉節除刑

施澤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開地置郡威震海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宇內治平方
外震服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宗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爲之

章帝卽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
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
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

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

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

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

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親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詠此
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

焉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

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卽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樂器隨月律應紀云初隨月律作應鍾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

災眚有他故者求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行謂乘與出入也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見之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

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翊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達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始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正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大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爲名樂官自知故爲大樂大樂漢書舊名後漢依讖改爲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威熙之舞威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

所以章明聖德

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

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

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

爲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

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爲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簫

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

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雀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